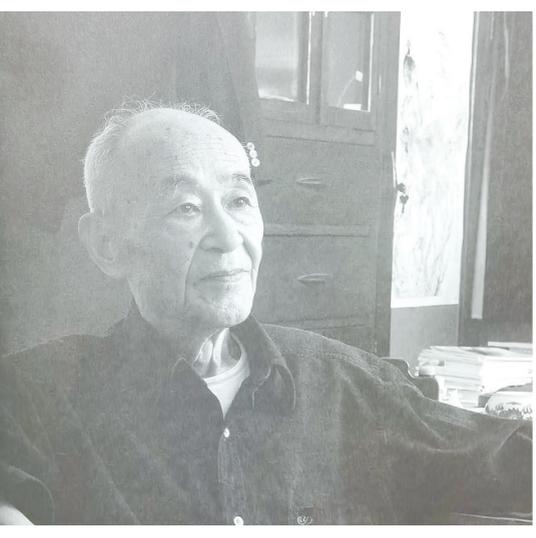


# 范家残垣“无双谱”

谢权熠



范无伤



范无伤故居

了晚年范先生的一些故事。他向我透露道，范先生的老宅还在，建议在暇时去看一看。辛丑仲夏，暑热无聊，想起国明兄的邀约，刻意驱车而往，先与老友静之、国明两兄汇合。在我到达之前他们俩早已规划了路线，便于我寻访范无伤先生踪迹。我们稍加休整，便开启了行程。

范无伤先生的故宅坐落于慈溪市长河镇。周边的房子大多早已翻新。范家还是旧模样，只是有些破败，断垣颓壁，门口石头上篆刻的楹联也泯灭严重，辨读文字，上联仅最后三字尚存，曰“无双谱”。院中租住了各地来的务工人员，看我们对房屋东张西望，也围上来攀谈。据说这里有修整开发的计划，之前来过勘察的领导，一年多过去了，未见动静。他们租住在这里，稍嫌房屋老旧，生活多有不便处，但是好在便宜，时间一长也就已然习惯了。问起这房屋的主人，他们只知道姓范，住在市区，至于说起范无伤，他们面面相觑，并不知情。其实能够在范氏老宅中租住一段时间，也是一段缘分，只是他们未必这么认为，或以为苦，也未可知。

浙江诗坛前辈王斯琴先生说范无伤先生“不仅擅于书法，于词章之道亦有精研。盖幼承家学，熏陶有自也”。说到家学，不得不提及两个人，一个是范先生的外公胡企南，另一个则是他的父亲范育初。

胡企南大约是位成功的商人，喜好书画吟咏，还曾义务在浒山三山学堂教授国画，足见情怀。胡企南的画，山水学范守白（绍兴人），花鸟学朱儒（嘉兴人），同时也受一些任伯年画风的影响。胡企南能诗，且多题画诗。范无伤先生在《胡企南画集》的后记中谈及外公的画与诗，但并没有他自己的评价，这也是他不随意抬高前人，落笔谨慎真诚的体现。范先生的外公是画家，他自己也能画。只是现在留下来的画作过于寥寥，难得一见。国明兄告诉我，曾经问范先生是否会画画，范先生说：“我外公是画家，我当然也能画。”并为之当场画了一幅兰花。国明兄没有给我看那件兰花，但是我觉得一定是青出于蓝，至少文气更足，一如范先生的书法。

至于范先生的父亲范育初先生。据范先生的外甥茅小安见告，范育初先生是弘一法师的学生，与丰子恺、潘天寿等系同学关系。范育初先生与陈之佛先生还是总角之交，为小学同学，一起毕业于余姚县府前路小学。后在国民政府中央民众训练部任职，对于民国时期的美术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力。范无伤先生在中年时生活困顿，大约与父亲的身份和经历有所关系。

范无伤先生出生在慈溪，由于父亲在国民政府任职，早年便跟随父亲在南京上小学。几年后，他回到宁波读初中。未及弱冠，便在余姚农民银行当实习生。时值日寇侵华，银行受到干扰，无法正常运营，他与一些职员开始流亡浙西地区。因为他的学问扎实，在流亡期间被聘为中学教员。只是随着日寇对浙西地区的深入侵犯，教学工作也时常中断。1945年夏天，日寇已经穷途末路，流窜浙西。范先生与一位学生突逢敌寇，仓皇奔命，师生两人每每念及，不禁相对咨嗟良久。五十年后，举国欢庆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，这位学生特意自上海来慈溪看望老师，太平岁月忆苦思甜，尤感世事迁移。范先生回忆那段时光，有诗以记：“却把青春旧梦寻，交深患难义堪尊。缘罹战乱时闻警，谁料豺狼猝闯门。朝发合村频涉险，暮透颓口几惊魂。白头两地长牵挂，肝胆相倾古道存。”抚今追昔，感慨系之，师生两人得吕超海，后来考入复旦大学，毕业后从事农业研究，是一位水稻专家。范先生一直与范无伤先生保持联系，师生情深，鱼雁不绝。在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六十寿辰的时候，他还特意请范无伤先生为之写过寿联。请

敬重的老师书写作品来为敬重的同道贺寿，亦堪一时之佳话。

君子于道，颠沛流离而不弃。范无伤先生即使在日寇入侵、疲于奔命的时候，也不失文人秉性。就在他“朝发合村频涉险，暮透颓口几惊魂”的路途中，曾经入一荒村萧寺，见得僧寮内张挂着一幅梅花图，虽然破损不堪，但寒柯凌风，笔墨不凡。他欣赏之余还牢牢记下了仅能辨识的两句题诗：“炎凉自古清难入，天地何心白易描。”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。他很喜欢这两句诗，并评价其是“轩窗时习，又感慨之深也”。其实这不仅仅是这两句诗本身的魅力，还有范无伤先生对自己这段逃难生活的缅怀。这两句题诗他曾写成对联，用在题画上。在他为外公胡企南两件墨梅遗稿的补题中，都选用了这两句诗。其实一旦看到梅花，范先生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两句破庙中邂逅而得的诗句，同时一定还有那件虽然破败，但依稀可见笔墨的梅花形象。按照他的追忆，那件作品实在是“遒劲之致”，虽如过往云烟，仍历历在目。梅花一向为文人所青睐，范无伤先生对那件梅花和梅花诗的欣赏，其实也有自我的投射在内。纵观古今吟咏梅花之诗，汗牛充栋，何止万千，但他唯独于此心有念念，大约冥冥之中还契合了他狂狷凌厉的性格。

抗战复原，范无伤先生继续执教于嘉兴中学、嘉兴青年中学、余姚中学校园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范先生却远赴辽宁，到庄河中学、盖州中学等地去任教了。南北环境、习俗大异，他久居南方，水土不服，深以为苦。1954年，在要求调回南方的请求未被批准后，他居然直接离职，自行返乡。虽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慈溪，却因擅自出走而失了工作，只能依靠为一些中学代课以之糊口。前后二十余年，辗转慈溪地区的各所中学代课。若是细算起来，范先生的教龄有近四十年，也不算短，关键他教的学校还多，如慈溪第二农校、周巷中学、天元中学等等，此种经历实在也是一项纪录，蔚为可观，但内中却是无奈和心酸。以代课为生，生活上自然难以富裕，但他通过坚持教书，始终保持着读书状态，与书和文化打交道，这正是他无意改行的关键所在。

范无伤先生对于学习的状态是一贯的。在常人的印象中，“大多时候，他只是在一旁认真地看书”。范无伤先生好读书，据其外甥茅小安见告，晚年常看《李渔全集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书，出门还随身带着袖珍本的《周易》《圣经》，以便时时翻阅。

从《范无伤先生遗墨》刊行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几个问题，第一，他有不少自作诗。范先生不仅仅是书家，更是诗人、文人。第二，他抄录的古今诗文涉及面很广，可窥其读书的范畴。在不少作品落款处，他往往会写上几句点评，短短数语，颇见才识。比如他在1997年写过一首叶嘉莹的词，录毕，题识道：“加籍女词人叶嘉莹《题屈原像·水龙吟》词，寄托深远，惜‘希文心事’句稍嫌与上片重出。”该词上片有“呵壁深悲，勿乱心事”，下片则有“哀乐相关，希文心事”，确实稍有重出之嫌。足见范先生的评价精准而客观，独具只眼也。前辈学人施叔范就曾对其颇加青眼，赞扬曰：“范无伤弟对于金石书法心得甚深，评价文学作品也很精微，以论中年一辈人，他确实卓卓者。”第三，他有做笔记摘抄的习惯。这其实是老一代学人的普遍方法，便于应用和查找相关资料。且看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，他奋笔疾书，其内容则选录了王冷斋、罗卓英、缪钺三人作于抗战时期的诗作，皆可见抗日志士铮铮铁骨与凛然正气。这些诗句正是范无伤先生平时的积累，只须检阅往日笔记，随意摘录，如同八宝箱一般，一打开总有各种优质的储备。

范无伤先生还时常谆谆告诫亲近晚辈“要勤读书，多做事。”学习是内在的修为，是一种生活状态和态度，是向内观。读书以外同时还要向外看，要有积极入世之心，不作埋头读书的书呆子。读书和做事本是一体，两不误。这也是传统儒家的立身精神。范先生读书，也做事。

他曾年长九岁的同里诗人张行曾整理诗稿。张氏感怀，赋诗以谢：“残篇久似焦桐弃，多谢中郎炊底寻。”“劫余剩得几诗稿，为报知音手自描。”两位诗人惺惺相惜，同声相契，乃至于张氏又有“才喜相逢手便分，吟边花下思君”的知己之论。范先生晚年还参与整理黄宗羲文献及编撰《慈溪县志》《慈溪地名志》《余姚县志》等志书，任事勤劬，不余遗力。在此期间，因为编辑和撰写相关文章，他晚年与杭州等地的学者保持密切的交往，不辞奔波忙碌之苦，互相探讨问学，务求尽善尽美，皆在“认真”两字。这是他“做事情”的精神，其实和读书的精神又何其相似呢！当然，这是范先生晚年的幸事，成为充实生活的主要内容。但同时，又何尝不是乡邦之幸？贻此借老为家山立传。对于范先生晚年的忙碌，洵为可遇而不可求之结果，使他能够一展所长，贡献梓里。但这种际遇正是因为有他几十年读书学习的准备在前。有瓷器活，还是先要有金刚钻。

说范无伤先生与张行曾先生是诗人知己，大约缘于张氏对于范先生的器重和认可。范先生视张氏，是诗友，更是师长。范先生早年就能作诗，如25岁避难浙西时就有《拟放言四首》，其中有“已闻木客媚山鬼，也见比丘拒阿难”“平生未读登徒赋，宋玉墙头一倒看”。客居寺庙当中运用佛家故事来写现实境遇，善于用典，展其意气，足见他的早年功夫。但是范先生之后由于生活的遭遇，所作不多，诗作鲜存，直到晚年和张行曾先生重逢，受其影响和鼓励，重新开始写诗，且诗情高涨，胜于往昔。再加上张行曾先生和范先生的父亲范育初也有所交往，算是父执一辈。故而他对于张氏尊敬的成分更重一些。

说起范无伤先生的诗友，晚年来往最为密切、频繁者，要数同邑沈育灵先生。沈育灵是位医师，爱好吟咏，在师桥卫生院工作。范、沈的相识，是在他们两人担任政协委员以后。当时范先生住在浒山，沈先生住在师桥，相距较远。因为有共同爱好，志趣相投，两人时常往来。有时候沈育灵先生一早就坐公交车从师桥出发，颠簸一个小时来看范先生，两人或探讨诗词，或谈论过往。有时候吟得好句，范先生当即写成诗作。沈育灵先生诗学功夫极好，所作才情功力俱见，可惜随作随弃，留存甚少。现在反而因为范先生的抄录，倒是尚能窥得一鳞半爪。两人谈到中午，简单弄点吃的，继续谈聊，直至傍晚，沈先生再坐公交车回师桥，又是兜兜转转一个小时的旅程。有时候则是范无伤先生一早坐公交车去师桥看沈先生，也在那里待上一天，傍晚再坐车回来。两位老人你来我往，成了他们晚年最为快乐时光，夕阳之年的友情，让生活显得充实而幸福。

范无伤先生诗文以外，还是以书法、篆刻名世。这原本只是他的爱好，虽然范先生自小就倚着油灯临摹书法，一直以来也乐此不疲，但终究没有想以书法名世。时过境迁，当他晚年向社会展示其书法作品之后，反倒成了城中书法名家，并以为世人所知。

范无伤先生生前曾与人谈及当代书家，十分推崇徐生翁、马一浮、谢无量、余绍宋、张宗祥、沈尹默、沙孟海、赵朴初、启功等人。他强调书法不仅仅是写字，还要有学问，同读书要结合起来，没有学问的人眼界狭隘，字是写不好的。慈溪先贤姜宸英的话正可为之注解：“今人眼界浅狭，书格所以日下。”范无伤先生自己的实践和观点一致，注重书法学习和读书相结合。由于长期独居，又在政治上受到排挤，临摹写字既是他的素来的雅好，也成了他打发时间的最佳方法。这也慢慢成了他的习惯，融入生活，伴随一生。

范先生除了临摹古人的作品之外，看到优秀的时人作品也会拿来临摹，比如余绍宋、马一浮、谢无量、沈尹默等人的作品。如果要分析范无伤先生的书法，首先是“二王”古法一路，另外还受到余绍宋、沈尹默等人的很大影响。目前可见他临写沈尹默和谢无量等人的作品数目可观，只是将沈、谢原稿与范先生的临作相较，会发现他所

谓的临摹并没有亦步亦趋，其实仅是抄写内容罢了，书风完全是自己的面貌。尤其是临谢无量的书法，在范先生笔下，找不出丝毫谢氏书法的踪影。他对于沈、谢两者的评价都是书法与诗文俱佳，但细细读来，则似有偏重。他对沈尹默是“爱其词，亦爱其字”。于谢无量为“爱其书，尤爱其诗”。

潘天寿说“三绝不如四全”，是指关注艺术家对于诗、书、画、印等全面掌握，如此互相贯通，自能有所升发。诗、书、画三者范无伤先生能而精之，他于印章一道也堪称行家里手。我甚至认为他在印章上的认识和实践还要比诗、书、画高一些。他的印章清雅而不失古意，收放那让不动声色，布白注重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，蓄势足而不显刻意，皆是高人手段。有一个自诩“天下第一”称号的印社曾经邀请他加入，范先生却摇摇头说“风气不好，算了”。

诗、书、画、印其实是传统文人的素养，也是传统文人的自娱之技。这也是为什么范无伤先

生曾经一再向人谈及自己并非诗人的原因。在传统文人的概念中，能吟咏成句是读书人必有的功夫。同理，于书法、绘画、印章，皆可作如是观了。

范无伤先生的爱好广泛，诗书画印是一方面，他还喜欢看戏、旅游。他一生经历了各种遭遇，晚年得到各方照顾，生活有了保障，享有荣誉，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。一身才华，也只有到了晚年才能把各种爱好充分利用起来，闲情逸致，安乐康福。他往往早上起来，有人为他准备了早饭，饭后看看《朝闻天下》，翻阅下当日的报纸，然后写字会友，编书赋诗。晚饭后再到街心公园散散步。有时候上海的京剧院来宁波演出，特意差人送来戏票，又饱得一次视听盛宴。晚年生活美好恬静，这时候的读书挥毫，才成了真正意义上文人的闲适之乐，脱离了为生活而饱受苦难的日子。范无伤先生纵然一生性格凌厉，说自己是“车轮四方角”，但沐浴如此春风，他也早已成了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。

## 慈溪进士录

王孙荣

### 赵会祯

赵会祯（1559—1633），原名德昭，字衷如，一字先之，号日乾，宁波府慈溪县石台乡五马山鸿庄（今属余姚市陆埠镇）人，民籍。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九月初六日酉时生，毅宗崇祯六年癸酉三月十三日申时卒。

### 徐应登

徐应登（1564—1619），字念之，号惺勿，绍兴府余姚县龙泉乡马堰（今属慈溪市横河镇马堰村）人，民籍。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十月十三日生，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卒。

### 冯时俊

冯时俊（1565—？），字登之，号口麓，冯成能子，宁波府慈溪县人，民籍。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十二月二十七日生。

### 姚宗文

姚宗文（1573—1664），字毅之，号益城，别号呵呵居士，宁波府慈溪县人，民籍。明神宗万历元年癸酉二月初二日未时生，清圣祖康熙三年甲辰正月二十二日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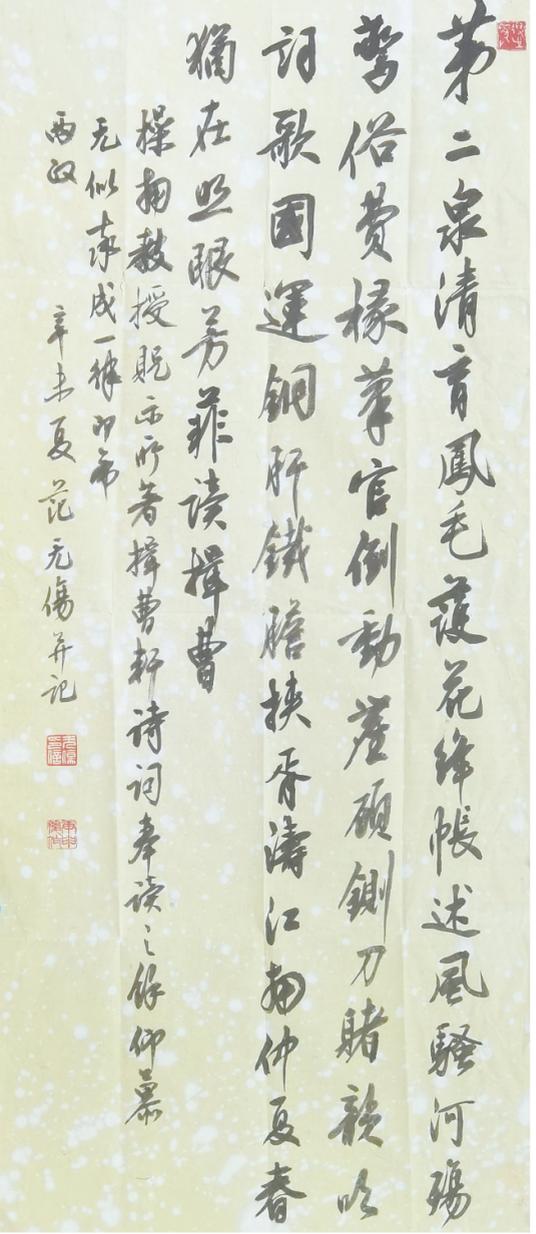
### 张九德

张九德（1576—？），字咸仲，号曙海，宁波府慈溪县人，军籍。明神宗万历四年丙子十一月十六日生。

### 县学增广生

治《诗经》。神宗二十八年庚子科顺天府乡试第十二名举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会试第五十五名，廷试第二甲第二十一名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。充福王长史。晋翰林院检讨。三十三年，升湖广参议。三十八年，升衢州兵备副使。四十一年，考察，以疾乞归。著有《九阳子考》《黠韩集》《经济》。

治《易经》。万历十三年乙酉科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。万历二十九辛丑科会试第十二名，廷试第三甲第八十八名进士，观吏部政。授广东增城知县。三十三年，补江西太和知县。三十八年，行取考选，任湖广道御史，巡视皇城四门。四十年十二月，巡按按天。卒于巡按广东任。



范无伤书

十多年前参加一次浙东书学研讨会，我提交了一篇关于姜宸英书学思想的文章。研讨会上有一位作者写了一篇介绍范无伤的文章，初看其所附图，落笔不凡，以为范氏是一位清代的学人。我关注清代浙江书家，但从未听说过此人，颇觉诧异。细读文章，才知道这位范无伤先生是彼时刚刚过世的前辈。恨自己眼界太窄，当世有如此善书而不知，又不能拜访讨教一二为憾。我看范无伤先生的作品，有古风，有文气，注重书写，结字规整，似有硕果仅存之悲，心生敬意。多年后回访慈溪，自老